

【主持人语】 本期“语言国情研究”栏目专题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景观和语言规划”。

本刊上期“‘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专题系列论文,指出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可以发挥的互联互通作用和相应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对策。

本期的3篇专文,黄行的《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对“一带一路”与我国关系密切的核心区中亚、东南亚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语言状况和景观,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角度做了比较微观的描述和分析。沈骑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讨论在“一带一路”国家定位转变的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如何进行战略转型和加强外语规划,以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王新青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语言状况考察与思考》论述了中亚五国语言状况的特点及语言发展呈现出的多极化走向,并提出了相应的思考及建议。

本组文章的共性一是比较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意识,是在把握实际资料数据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外国语言等语言状况对比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考虑的对策建议,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国家相邻省区因具有特殊的语言景观而应采取特殊的语言教育与研究对策;二是站在国家语言规划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既定基于国内语言的政策规划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出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应当采取的目标调整和战略转型,例如一带一路国家诸多语言在我国外语规划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

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

黄 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一带一路”的核心地区是内陆“丝绸之路”的中亚五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南亚国家,我国与这些“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分布着许多相同的民族和语言。本文全面列举和对比了“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中亚四国和东南亚四国与我国共有语言及其语言身份、语言地位和文字系统的构成状况。

【关键词】 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语言状况;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5)05-0001-08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八国跨境语言概况

“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包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汶,南亚的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同时也有一些与我国相邻地区跨境分布的共有的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我国与上述“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国家共有跨境语言较多的主要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 [作者简介] 黄 行,男,广东新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藏语系语言、少数民族语言规划。

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4 国,和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缅甸、老挝 4 国,据相关资料(SIL International 主编的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2009 年第 14 版),我国与这 8 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共有大约 40 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的系属分类相当广泛。包括:

藏缅语族语言:哈尼语、拉祜语、傣语、毕苏语、彝语、阿依语、怒苏语、阿昌语、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独龙语、景颇语、藏语;

侗台语族:傣语、壮语、仡佬语、拉基语;

苗瑶语族:苗语、瑶语、巴哼语;

南亚语系:佤语、布朗语、德昂语、克木语、越南语(京语)、宽话、布辛话;

突厥语族: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乌孜别克语)、维吾尔语、塔塔尔语、土尔克语;

印欧语系:俄罗斯语、塔吉克语;

汉语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东干话。

本文拟以与我国共有民族语言较多的 8 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的语言文字状况开展初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其中语言地位规划标准等级引自 Ethnologue(2009),即 1 级:国语或国家官方语言(national);2 级:省区语言(provincial);3 级:广泛交际语言(wider communication);4 级: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educational);5 级:非通用语言(dispersed);6a 级:保持一定活力的语言(vigorous);6b 级:受到威胁的语言(threatened);7 级:正在转用的语言(shifting);8a 级:濒危语言(moribund);8b 级:几近消失的语言(nearly extinct);10 级:已经消亡的语言(extinct)。

二、中亚四国

(一)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总人口 1507 万(2007),其中哈萨克族约 800 万,根据该国宪法(1995),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的国语,语言地位为 1 级(国语)。哈萨克族原来使用以古代突厥鄂尔浑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后来受伊斯兰教影响改为使用阿拉伯字母文字。前苏联境内的哈萨克族于 1920 年代和 1940 年以后分别采用以拉丁字母和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中国境内哈萨克族 146.3 万人(2010),使用阿拉伯字母文字,1960 年代曾推行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哈萨克文,但没有普及,1980 年代恢复使用传统文字,语言地位为 3 级(广泛交际语言)。

哈萨克斯坦使用的其他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还有:

塔塔尔语(Tatar 境外语言译作鞑鞑语),使用人口 32.8 万人,语言地位为 4 级(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维吾尔语,使用人口 30 万人,语言地位为 4 级(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乌兹别克语,使用人口 33.2 万人,语言地位为 5 级(非通用语言);塔吉克语,使用人口 3.4 万人,语言地位为 5 级(非通用语言)。

(二)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 558.3 万(2012),其中吉尔吉斯族 400 余万,乌兹别克族约 80 万,俄罗斯族 44 万,东干族约 6 万,维吾尔族约 5 万,塔吉克族约 5 万,哈萨克族约 3.3 万,乌克兰族约 2.2 万。吉尔吉斯语为该国国语(2010 年宪法),语言地位为 1 级(国语),同时 2010 年宪法也规定俄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语言地位也是 1 级。Kyrgyz 在中国译为柯尔克孜族和柯尔克孜语,中国柯尔克孜族人口 18.7 万(2010),柯尔克孜语使用人口约 16 万,语言地位为 3 级(广泛交际语言)。

柯尔克孜语历史上曾使用波斯—阿拉伯字母书写。前苏联 1927 年改用拉丁字母,从 1940 年起改用西里尔字母书写。1991 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有政治人物提议重新用拉丁字母书写,但至今的官方文字仍用西里尔字母文字。中国柯尔克孜族使用阿拉伯字母文字。

东干语是中国西北地区汉语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特殊变体,其中又可细分为甘肃方言和陕西方言变体,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大约有 6 万东干人,东干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地位为 4 级(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在哈萨克斯坦为 5 级(非通用语言)。中国陕甘地区的中原

官话和兰银官话仍很通行,但是该方言没有用于正式教育。

前苏联1954年为东干语创制斯拉夫字母的拼音文字(以甘肃兰银官话语音为基础)取代之前的拉丁字母拼音,并用这套拼音文字创作编写过东干语文学、报纸及课本。(海峰2003)^①由于东干人历来不能识用汉字,因此东干文是唯一用以记录和书写他们母语的文学。东干文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语也可以用拼音文字书写。

吉尔吉斯斯坦使用的其他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还有:乌兹别克语,使用人口65.7万人,语言地位为5级(非通用语言);塔吉克语,使用人口3.4万人,语言地位为5级(非通用语言)。

(三)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全国人口约3000万(2012),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由13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乌兹别克族2300多万,俄罗斯族132万,塔吉克族约150万,哈萨克族117万,鞑靼族(塔塔尔族)33万,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141万。乌兹别克语为国语,俄语为官方语言,语言等级均为1级(据1995年《官方语言法》)。中国的乌孜别克族仅有1.1万人,多已兼用或转用维吾尔语,语言等级为5级(非通用语言),但是有些仍会母语的人能使用乌兹别克斯坦拉丁字母文字书写乌孜别克语。

前苏联1928年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书写乌兹别克语,1940年包括乌兹别克语在内的各族语言都改用西里尔字母。苏联解体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很多地方的教育改回使用拉丁字母。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货币、路牌和2004年以后的政府网站也已改用拉丁字母,并删除1928年文字中的非拉丁字母。1928年拉丁字母乌兹别克文也包含一些非拉丁字母形式,到21世纪拉丁字母乌兹别克文基本采用标准拉丁字母。(李琰2014)^②

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其他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还有:哈萨克语,使用人口117万人,语言地位为4级(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塔吉克语,使用人口150万,语言地位为5级(非通用语言)。

(四)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全国总人口816万人,塔吉克族650万,乌兹别克族约65万,俄罗斯人约8万。此外,还有帕米尔、塔塔尔、吉尔吉斯、土库曼、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民族。塔吉克语为国语,语言地位1级(1994年《宪法》)。中国的塔吉克族只有5.1万(2010),使用的语言地位等级为6b(受到威胁的语言)。

中国新疆塔吉克族的语言学术界也称其为“塔吉克语”,但并不等同于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塔吉克语,国际上将其认定为东南伊朗语言帕米尔语族的萨利库尔语(Sarikoli)和瓦罕语(Wakhi, Vakhan)。(M. Paul Lewis et al 2009, 2013)^③中国的塔吉克语由于广泛受到维吾尔语、汉语等语言的影响,与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标准塔吉克语距离较大,与帕米尔高原上其他临近国家的塔吉克语方言变体以及伊朗语比较接近。(西仁·库尔班、庄淑萍2008)^④

塔吉克人1928年在前苏联被迫放弃阿拉伯—波斯字母而改用改进的拉丁字母,后又改用西里尔字母。居住于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却坚持使用阿拉伯—波斯字母。

我国的“塔吉克语”即萨里库尔语没有正式的书写文字,有文化的人士多使用标准的平原塔吉克语(即标准波斯语)书写,彼此使用波斯语进行交流。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高尔锵编写的《塔吉克汉词典》(1996)采用了拉丁字母的《塔吉克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来记录萨里库尔话,该《塔吉克语拼音方案》多数字母遵从《汉语拼音方案》。前苏联科学院塔蒂亚娜·尼古拉耶芙娜·帕卡琳娜采用拉丁字母,兼用少数西里尔字母、希腊字母以及国际音标符号记录中国塔吉克族的瓦罕语。

① 海峰. 中亚东干语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

② 李琰. 乌兹别克斯坦语言地位规划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2014,(3).

③ M. Paul Lewis et al.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 SIL International, Dallas, 2009.

④ 西仁·库尔班,庄淑萍. 中国塔吉克语色勒库尔方言概述[J]. 语言与翻译,2008,(1).

塔吉克斯坦使用的其他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还有:吉尔吉斯语,使用人口 6.4 万人,语言地位为 4 级(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俄罗斯语,使用人口约 8 万人,语言地位为 3 级(广泛交际语言);北部乌兹别克语,使用人口 87.3 万人,语言地位等级 5 级(非通用语言);佉罕语(Wakhi),使用人口约 1.5 万人,语言地位等级为 6b(受到威胁的语言)。

三、东南亚四国

(一)越南

越南官方正式认定公布的民族共有 54 个。依据越南统计局 2010 年所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约 8584 万人。其中主体民族“京”族(Kinh)7356 万人,占 85.7%,其余 53 个少数民族 1228 万人,占 14.3%。越南语是国语,语言地位等级为 1 级。和中国的情况类似,如果按语言的分类和数量,越南的语言群体数量远多于 54 个,根据 Ethnologue(Lewis 2009)^①的纪录,越南境内共有 105 种语言,约 90%的少数民族人口可使用不同程度的越南语,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我国少数民族通汉语的程度。

历史上越南先后共出现过汉文、字喃、国语字(越南罗马字)3 种文书系统。汉文(Hán Văn)是越南历史上官方文书系统。“字喃”(Chữ Nôm,照汉语定一中语序意为“喃字”)大概是从 10 世纪开始发展出来,早期的字喃主要作为汉字读写的辅助工具。

17 世纪欧洲传教士创制了越南语拼音罗马字,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为教会使用,19 世纪后半期法国殖民者推广到全社会使用。第一本越南罗马字的词典《越南、葡萄牙、拉丁语三语对照词典》于 1651 年由法籍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编写出版,该罗马字拼字系统历经不同时期的稍微修改,带有明显的法文字母痕迹。经过 20 世纪前半期的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推动,越南罗马字的地位在 1945 年越南独立后,进一步取得了国家唯一正式书写文字“国语字”的地位。(蒋为文 2005)^②

中国的京族为 2.8 万人(2010),京族使用的京语是越南语变体,与越南的越南语北方话差异不大,可以互相通话,京语的语言地位等级为 6b(受到威胁的语言)。京族多会汉语粤方言钦州系的“白话”,另因日常生活与当地汉族密切相关,近现代的新生词语多取自粤语或普通话,在词汇方面与标准越南语产生分歧。(韦树关 2006)^③中国境内的京语文字与越南境内的标准越南语“国语”文字一致,先前还使用过喃字,有些京族家户还保存字喃书籍,并在民间开展字喃和“国语字”的识字培训。(韦家朝、韦盛年 2003)^④

越南与我国跨境分布的少数民族语言(括号内为中国有关语言的方言分类):哈尼语、阿卡哈尼语(哈尼语哈雅方言)、拉祜语、苦聪拉祜语(拉祜语苦聪方言)、濮拉彝语(彝语东南方言)、傣仂傣语(傣语西双版纳方言)、傣哪傣语(傣语德宏方言)、白傣语(傣语金平方言)、Dai 壮语(壮语南部方言文马土语)、Yang 壮语(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邕南壮语(壮语南部方言邕南土语)、左江壮语(壮语南部方言左江土语)、红仡佬语(与中国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仡佬语相同)、拉基语、白苗苗语(苗语川黔滇方言)、青苗苗语(苗语川黔滇方言)、优勉瑶语(瑶语勉方言)、金门瑶语(瑶语金门方言)、巴哼语、克木语、汉语粤方言。

(二)缅甸

缅甸国语为缅甸语,共有 117 种语言,其中 103 种语言处于语言活力 5 级以下。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有:阿昌语、Akeu 哈尼语(哈尼语哈雅方言)、阿卡哈尼语(哈尼语哈雅方言)、傣傣语、拉祜语、拉祜熙拉祜语(拉祜语拉祜熙方言)、怒苏语、阿依语、景颇语、独龙语、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Kham 藏语(藏语康方言)、傣仂傣语(傣语西双版纳方言)、傣哪傣语(傣语德宏方言)、青苗苗语(苗语川黔滇方

① M. Paul Lewis et al.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 SIL International, Dallas, 2009: 537.

② 蒋为文. 越南“去殖民化”与“去中国化”的语言政策[A]. 语言、认同与去殖民[M]. 台南: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2005.

③ 韦树关. 中国京语的变异[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

④ 韦家朝, 韦盛年. 京族语言使用与教育情况调查报告[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 (3).

言)、巴饶克佤语(佤语巴饶克方言)、布朗语、德昂语。

分布在缅甸的少数民族语言多数有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主要为西方传教士19世纪末所创制。而我国只有景颇语、拉祜语、佤语巴饶克方言在原传教士创文字基础上进行了改革或改进,1950年代新创了不同于境外文字的景颇族载瓦文、哈尼文、僮僮文(现已恢复传教士创老僮僮文)、川黔滇苗文等。

(三) 老挝

老挝国语为老挝语,共有86种语言,其中82种语言处于语言活力5级以下。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及其使用状况为:哈尼语、白苗苗语(苗语川黔滇方言)、优勉瑶语(瑶语勉方言)、克木语、宽话、拉祜语、白傣语(傣语金平方言)、傣哪傣语(傣语德宏方言)、布辛话。

(四) 泰国

泰国国语为泰语,共有74种语言,其中66种语言处于语言活力5级以下。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主要有:Akeu 哈尼语(哈尼语哈雅方言)、阿卡哈尼语(哈尼语哈雅方言)、毕苏语、布朗语、汉语客家话、汉语闽东方言、汉语闽南方言、汉语粤方言、白苗苗语(苗语川黔滇方言)、青苗苗语(苗语川黔滇方言)、优勉瑶语(瑶语勉方言)、克木语、拉祜语、拉祜熙拉祜语(拉祜语拉祜熙方言)、僮僮语、傣仂傣语(傣语西双版纳方言)、白傣语(傣语金平方言)、傣雅傣语(傣语新平方言)、巴饶克佤语(佤语巴饶克方言)。

泰国的语言文字与傣族的语言十分接近,文字也属同一字母体系。泰文(อักษรไทย, aksön thai)是泰国用于书写泰语和一些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字母。傣文、泰文虽然都来自于古代印度的巴利文,但是实际使用的傣文、泰文差异很大。

四、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差异

跨境分布的同一民族和语言,存在族群内部语言文化认同和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存在由于不同国家语言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差异,因此这些跨境分布的相同民族语言在语言身份、方言划分、文字和书面语、语言社会使用功能等方面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黄行、许峰 2014)^①

(一) 语言身份

一般来说,我国民族语言的身份识别和数量统计标准和国际上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尽量把一个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识别为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而国外通常将没有内部沟通度和认同度的话视为独立的语言,所以境外的语言数量往往会多于中国。许多中国仅为语言以下的方言或土语,在境外国家为独立的语言,国际标准化组织为每种语言制订了独立的语言代码。

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跨境语言为例,境外的44种跨境语言在中国仅为29种语言及其语言内部的方言。例如:

语言代码	境外语言	国内语言
[khg]	Khams 藏语(Tibetan, Khams)	藏语康方言
[hni]	哈尼语(Hani)	哈尼语
[aeu]	Akeu 哈尼语(Akeu)	哈尼语哈雅方言
[ahk]	阿卡哈尼语(Akha)	哈尼语哈雅方言
[lhu]	拉祜语(Lahu)	拉祜语拉祜纳方言
[lhi]	拉祜熙拉祜语(Lahu Shi)	拉祜语拉祜熙方言
[lkc]	苦聪拉祜语(Kucong)	拉祜语苦聪方言
[phh]	濮拉彝语(Phula)	彝语东南方言
[khh]	傣仂傣语(Lü)	傣语西双版纳方言

^① 黄行,许峰.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4,(2).

语言代码	境外语言	国内语言
[tdd]	傣哪傣语(Tai Nua)	傣语德宏方言
[cuu]	傣雅傣语(Tai Ya)	傣语新平方言
[blt]	白傣语(Tai Dam)	傣语金平方言
[zyg]	Yang 壮语(Zhuang, Yang)	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
[zhd]	Dai 壮语(Zhuang, Dai)	壮语南部方言文马土语
[zyn]	邕南壮语(Zhuang, Yongnan)	壮语南部方言邕南土语
[zzj]	左江壮语(Zhuang, Zuojiang)	壮语南部方言左江土语
[gir]	红仡佬语(Red Gelao)	仡佬语
[mww]	白苗苗语(Hmong Daw)	苗语川黔滇方言
[hnj]	青苗苗语(Hmong Njua)	苗语川黔滇方言
[prk]	巴饶克侬语(Wa, Parauk)	侬语巴饶克方言
[ium]	优勉瑶语(Iu Mien)	瑶语勉方言
[mji]	金门瑶语(Kim Mun)	瑶语金门方言
[yue]	汉语粤语(Chinese, Yue)	汉语粤方言
[hak]	汉语客家语(Chinese, Hakka)	汉语客家方言
[nan]	汉语闽南语(Chinese, Min Nan)	汉语闽南方言
[cdo]	汉语闽东语(Chinese, Min Dong)	汉语闽东方言

(二) 语言地位

跨境的同一民族语言受不同国家语言环境和语言政策的影响,可能处于不同的语言活力和地位等级,从语言威望角度,地位等级高地区的语言会向地位等级相对较低地区的语言施加影响。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及越南跨境语言为例:

语言	中国语言地位	地位	国家	境外国家语言地位
哈萨克语	3 级:广泛交际	<	哈萨克斯坦	1 级:国语
吉尔吉斯语	3 级:广泛交际	<	吉尔吉斯斯坦	1 级:国语
乌兹别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乌兹别克斯坦	1 级:国语
乌兹别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吉尔吉斯斯坦	5 级:非通用
乌兹别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哈萨克斯坦	5 级:非通用
乌兹别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塔吉克斯坦	5 级:非通用
塔吉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塔吉克斯坦	1 级:国语
塔吉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哈萨克斯坦	5 级:非通用
塔吉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吉尔吉斯斯坦	5 级:非通用
塔吉克语	6b 级:受到威胁	<	乌兹别克斯坦	5 级:非通用
越南语(京语)	6b 级:受到威胁	<	越南	1 级:国语
东干语	5 级:非通用	<	吉尔吉斯斯坦	4 级:用于母语教育
俄罗斯语	6b 级:受到威胁	<	塔吉克斯坦	3 级:广泛交际

语言	中国语言地位	地位	国家	境外国家语言地位
塔塔尔语	7级:正在转用	<	哈萨克斯坦	4级:用于母语教育
拉基语	8b级:几近消失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维吾尔语	2级:省区语言	>	哈萨克斯坦	4级:用于母语教育
哈萨克语	3级:广泛交际	>	乌兹别克斯坦	4级:用于母语教育
吉尔吉斯语	3级:广泛交际	>	塔吉克斯坦	4级:用于母语教育
拉祜语	4级:用于母语教育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傣语傣仂方言	4级:用于母语教育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傣语傣哪方言	4级:用于母语教育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哈尼语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拉祜语苦聪方言	6b级:受到威胁	>	越南	7级:正在转用
苗语白苗方言	5级:非通用	=	越南	5级:非通用
瑶语勉方言	5级:非通用	=	越南	5级:非通用
苗语青苗方言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瑶语金门方言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傣语金平方言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壮语德靖土语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壮语邕南土语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壮语左江土语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	越南	6a级:保持一定活力
佉罕语	6b级:受到威胁	=	塔吉克斯坦	6b级:受到威胁
克木语	6b级:受到威胁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巴哼语	6b级:受到威胁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彝语濮拉方言	6b级:受到威胁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壮语文马土语	6b级:受到威胁	=	越南	6b级:受到威胁
红仂佬语	8b级:几近消失	=	越南	8b级:几近消失

即多数境外的语言地位高于中国的语言,或者语言地位基本持平,说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活力总体上要低于境外相同民族语言。

(三)文字体系

跨境民族文字体系的差异要比跨境民族语言的差异更为明显。(黄行、许峰 2014)^①

突厥语族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历史上均已改用或采用阿拉伯字母形式的文字;而属独联体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同民族和语言,在前苏联时期的1920年代都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40年代又全面使用与俄文相一致的斯拉夫或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后,各独联体国家也纷纷去俄语化,那些创制或改革为斯拉夫字母的民族文字出现既不使用俄文字母、也不恢复传统文字而有转向拉丁字母化的趋势。

越南王朝对汉文化十分重视和扶植,随着科举制的正规化,汉语和汉字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和深

^① 黄行,许峰.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4,(2).

入,历史上汉语文曾成为越南正式的官方语言文字。13 世纪汉喃字诞生以后,汉字在越南的统治地位才慢慢降低。1935 年,17 世纪传教士创拉丁字母越南文正式成为越南全国通用文字,致使汉字日渐式微,直到终止使用。中国的京族多数已改用当地的汉语粤方言,使用汉字,但京族在民间开展过学习喃字的培训。

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的诸少数民族语言一般都有西方传教士 19 世纪末以来所创制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而我国只有少数几种民族语言在原传教士创文字基础上进行了改革或改进。受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政策规划的影响,1950 年代我国曾开展过大规模的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运动,但是没有前苏联进行的彻底,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并没有解决,已经创制或改革的少数民族文字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试验推行效果。因此新创或未创文字的少数民族(占我国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一般都使用汉语文或当地其他通用民族语文,文字和书面语的缺失是一些没有文字民族语言无法传承而趋向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少数民族文字也不同程度地传入我国。

由于境内外同一民族语言采用不同的文字体系而引起以下语言本体规划的问题:(1)境内外同一语言由于使用不同的文字体制,造成相同民族语言书面语交际的困难。(2)1950 年代我国曾为 10 几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但是新创与改革少数民族文字没有得到预期的试验推行效果。而周边国家的相同民族语言,一般都已不同程度地解决了文字问题,这些民族文字很容易传播到我国同一民族语言地区。(3)所谓“汉字文化圈”国家(朝鲜、越南等)弃用汉字,反映出其去中国化的倾向。(黄行、许峰 2014)^①

从上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规划的分析看,我国在跨境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基本没有优势可言。这是在当前实施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所要求的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中,如何体现语言文字认同框架下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问题。

Cross-border language situations in China and in the cor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HUANG X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fer to the fiv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Quite a few similar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have been found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se countries.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the shared languages in the four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and another four in Southeast Asia,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language identity, language statu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writing systems.

Key words: cor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language situation; language planning

[责任编辑: 杨 恬]

^① 黄行,许峰.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4,(2).